

古詩十九首
集解

衆妙





古詩十九首解

張庚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古詩十九首及解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古詩十九首解

張

庚纂

庚字浦山。號瓜田。浙江嘉興人。布衣。乾隆丙辰。薦博學鴻詞。有強恕齋詩文集。

睢陽吳氏說選詩。大有發明。然穿鑿附會。牽強偏執。在在有之。欲求醇全者。什僅二三。雍正戊申。館於滿城。陳氏弟子於正課之暇。以古詩十九首請業。因參其說。詮解焉。然爲得爲失。究不自知耳。爲錄一冊。以俟服古者正之。秀水瓜田逸史張庚識。

胡氏曰。畜神奇於溫厚。寓感愴於和平。意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蓋千古元氣鍾毓一時。而作者以無意發之。故詣絕窮微。掩映千秋。○吳氏曰。此漢人選漢詩也。十九首不著姓氏。亦猶三百篇不著姓氏之遺意也。今尙有可考者。玉臺新詠以西北有高樓爲枚乘。西漢人也。冉冉孤生竹爲傅毅。東漢人也。可見此十九首。漢家四百年人材。盡在其中。故其詩卓絕古今。按驅車上東門一篇。上東門乃長安東門名。亦似出於西都之人手。青青陵上柏一篇。言遊戲宛興洛。則出於東都之人手。誠兩京詩之萃也。又曰。十九首不出於一手。作於一時。要皆臣不得於君。而託意於夫婦朋友。深合風人之旨。後世作者。皆不出其範圍。詩品云。升堂者劉楨。入室者曹植。此外寥寥矣。○組織風騷。鈞平文質。得性情之正。合和平之旨。義理聲歌。兩用其極。故能紹已亡之風雅。垂萬禩之規模。有志斯

道者當終身奉以爲的。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此臣不得於君而寓意於遠別離也。參吳氏首言行行遠也。復言重行行久也。卽包全篇意。次句生別離。卽楚詞悲莫悲兮生別離也。下緊接相去四句。見別離易而會面難。曰相去。曰各在。言君之去我萬餘里。是我於君爲天涯也。我之去君萬餘里。是君於我爲天涯也。見兩相眷之意。已暗伏下浮雲句。然道路阻長如此。會面亦安可知乎。代馬二句。忽插比興語。有三義。一以緊承上各在天一涯。言北者自北。南者自南。永無相見之期。二以依北者北。巢南者南。凡物各有所託。遙伏下思君云云。見己之身心。唯君子是託也。三以依北者不思南。巢南者不思北。凡物皆戀故土。見遊子當返。以起下相去日已云云。以上言遠。完上行行二字。相去日已遠以下。言久也。完下行行二字。遠字若作遠近之遠。與上文相去萬餘里復矣。惟相去久。故思亦久。以致衣帶緩帶。緩卽伏下加餐。白日比遊子。浮雲比讒間之人。不顧返。猶言不思返。因思字音啞。顧字則響。見遊子之心。本如白日。其不思反者。爲讒人間之耳。思君二句。承衣帶緩來。己之憔悴。有似於老。而實非衰殘。只因思君使然。然屈指從前歲月。亦不可不云晚矣。妙在已晚上著一忽字。彼衣帶之緩。曰日已。逐日拊髀。苦處在漸。歲月之晚。曰忽已。陡然警心。苦處在頓。漸與頓。皆久中之情。棄捐二句。緊承令人老作轉樞。以結言相思無益。徒令人老。曷若棄捐勿道。且

努力加餐。庶幾留得顏色。以冀他日會面也。其孤忠拳拳如此。尤妙在通篇無一怨詞。卽以浮雲比讒間。亦無懟恨氣。可識詩人之忠厚矣。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此詩刺也。雖莫必其所刺誰何。要亦不外乎不循廉恥而營營之賤丈夫。若以爲直賦倡女。倡女亦何足賦。而費此筆墨耶。起曰樓上女。何以便知其爲倡家女。爲蕩子婦。則以當窗牖故。且當窗牖。而必紅粉粧。出素手。安知不於樓上招邀乎。因愈知其爲倡家女。蕩子婦矣。衛風云。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貞婦所爲如此。今樓上女反是。故不妨直呼之爲倡家女。爲蕩子婦也。既是出身倡家。嫁於蕩子。而當此草青柳鬱之春。自不能獨守空牀矣。然亦何以知其牀之空。則以蕩子行不歸故。又何以知其必爲蕩子。則以其行不歸故。又何以知其行不歸。則以此女之當窗牖。必紅粉粧。出素手故。使蕩子不行。行而卽歸。則嫵昵有情。亦何爲紅粉粧。出素手。招邀於樓上也。凡士人不能安貧。而自銜自媒者。直爲之寫照矣。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此高曠之士。自言其無入不自得也。陵上柏。澗中石。物之可久者。反與人生之不久。忽如遠行客。言倏

忽如遠行之人不久卽歸也。見人當及時行樂。無爲戚戚所迫。聊厚不爲薄。聊字不爲字。妙甚。言斗酒本薄。我亦未嘗不知其薄。而聊以爲厚。不以爲薄。眞足娛樂矣。若不知其薄而以爲厚。則是一厚薄不分。憤憤人矣。一旦食前方丈而極宴之。鮮不以向之斗酒爲薄。而以今之極宴爲厚也。由是覬覦之心日熾。覬覦之心熾。則必爲戚戚所迫。而汲汲以求之矣。今惟以斗酒之薄而聊厚之以自娛。卽入極繁華之場而極宴之。以我視之。亦不過娛心意。爲樂與斗酒何異。所以無入不自得。又何所爲戚戚之迫哉。宛洛以下。寫得極繁盛。上卻著遊戲二字。見得人以富貴眩我。我只如遊戲也。其襟懷何等高曠。卽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身分。王氏謂此曠遠之士。能不以利祿介懷者。得此詩之旨矣。○前斗酒後極宴。寫得厚薄相懸。而以娛字一之。戚戚一句。總結兩娛字。法律細密。

今日良宴會。懽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眞。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飄塵。何不策足高。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轆軻常苦辛。

此因宴會而相感於出處之詩。以令德二字。爲一詩之綱。以含意句。爲一篇之樞紐。從前所解。上下截不得融洽者。由於不得綱與樞紐也。古人宴會必作樂。樂必有曲。曲必本乎德。令德。曲之情。高言。曲之文。識曲。識其令德。高言之盡美。聽其眞。聽其令德。高言之盡善也。良朋宴會。令德相符。固足懽樂。然未有不感於貧賤同困。而不得一展其用也。是則令德之展用。實齊心而同願也。第俱含意未伸耳。於是作者爲伸之曰。人生於世。歲月如飄之揚塵。直奄忽以過。乃抱茲令德。而轆軻終身。可不惜哉。因爲婉

言以商之曰何不策高足以據要路乎無爲常守貧賤而轆軻以終身也據要路卽孟子當路當路方得展用然細玩何不無爲語意有然有命也不可倖致意故吳氏以爲大類論語富而可求章卻將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留作歇後而後人指爲激詞目爲詭調皆未會其意此說極好○宴會曰良則非尋常作劇佚遊也曰今日則非平生所易得也懽樂申上良字從來懽樂莫過於同德相聚彈箏六句敷陳懽樂人生二句因懽樂而生感卽漢武秋風詞懽樂極矣哀情多意總完得今日良宴會五字蓋古人起句必包全篇也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鳴鶴奮翅俱高飛此抱道而傷莫我知之詩借歌者極寫之而結以願爲二句見意格局甚好○此篇上半易明惟不惜四句解者每多牽強吳氏以爲此聽者代之詞若曰歌之苦我所不惜難得者知音耳如有知音願與同歸矣然以上文文勢觀之此接代詞覺突且無味蓋此詩本就聽者摹寫則不惜仍是聽者不惜起六句是敘述誰能六句是擬議結四句乃發論見意也若謂我聽其歌悲哀慷慨亦何苦也然我不惜其苦所傷者世有如此音聲而竟不得一知音耳因自露其意氣遂慨然曰我與若人所抱既同所遇又同若得化爲雙鶴奮翅俱飛以去此人間誠所願矣○欲寫歌者先位置一樓樓上著一高字又申與浮雲齊言其峻絕出塵也交疏二句雖言深而接以三重階仍自寫高古人用筆之不雜如此

先出歌聲。後出人者。高樓之上。交疏之中。人之有無不得知。因歌聲知之也。而於人則曰誰曰無乃。作猜擬之詞者。蓋雖因歌聲而知樓上有人。然終不知其爲何人。因卽歌聲擬料之。古人用筆之仔細如此。下只就聲音摹寫四句。摹寫聲音。正摹寫其人也。古人用筆之清超如此。至如高樓曰西北有。亦非泛就一方向起也。蓋尊之也。古艷歌云。日出東南隅。是賦艷。故就東南寫。此賦感。故就西北寫。蓋天地之氣。盛於東南。成於西北。所謂義氣也。故賓位在西北。古人用筆之不泛如此。論杜詩曰。無一字無來歷。卽此意也。若必謂某字出某書。猶是村夫子見識。○古人作詩惟恐露。故多含蓄之。今人作詩惟恐不露。故必明言之。此古今人之所以不相及也。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此亦臣不得於君之詩。開口涉江。何等勇往。中間還顧。何等無聊。結語何等悽咽。首尾四十字。真一字一淚。○吳氏曰。芙蓉。芳草。喻仁義也。多芳草。言富於仁義也。遺所思。報遺於君也。在遠道。喻君門九重也。明明遺所思。卻先曰采之欲遺誰。故作自詰之詞者。宕出下文。以其人之可思。而益顯其道之遠也。○此篇解者亦未融洽。由還顧二句。看不徹也。若謂就所思之居處而言。故曰遠道。就我之往從而言。故曰長路。非有二也。若然。則直望之可也。夫人心之所思。目必注之。情之常也。何用還顧二字。致文意上下不蒙。況明明說出舊鄉。則長路斷非君門矣。觀涉江二字起。明是言身在中途。前瞻君門。則有九重之隔。還望舊鄉。則又長路浩浩。真進退維谷矣。其所以致此者。良由君心素同。而一旦離居故耳。同

心。則所謂一德一心也。而乃離居焉。安得不憂傷以終老乎。若所思在遠道。下卽接同心二句。豈不直捷明快。然少意味。故以還顧二句。作一波折。然後接出。不但意極婉曲。而局度亦甚紆餘矣。玩同心而離居。而字必有小人譏間矣。玩憂傷以終老。以字有甘心處之而無怨意。此忠臣立心也。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遶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迹。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此不得於朋友而怨之之詩。起八句。雖是序時物。然正意已寓。明月曰皎夜光。衆星曰何歷歷。喻平日之交情。耿耿不磨也。露遶草。時節易。喻朋友之志變易也。伏下不念句。蟬鳴樹間。喻朋友之得所高鳴也。伏下高舉句。元鳥逝安適。喻己之失所無歸也。伏下遺棄句。曰同門友。則是平昔切磋共學。非泛泛交遊可知。曰攜手好。則平昔之賓子於懷可知。奈何高舉而棄我如遺也。南箕四句。言交情既不能如磐石之固。亦如箕斗徒擁虛名而已。箕斗牽牛。雖借喻朋友之無益。亦是應上玉衡衆星作章法。促織鳴東壁。東壁向陽。天氣漸涼。草蟲就暖也。此古人體物之細。○史記天官書。斗杓指夕。衡指夜。魁指晨。堯時仲秋夕。斗杓指酉。衡指仲冬。此言玉衡指孟冬。則是杓指申。爲孟秋七月也。然白露爲八月節。促織鳴東壁。又卽幽風八月在宇義。元鳥逝。又卽月令八月元鳥歸。然則此詩是七八月之交。舊註泥煞孟冬十月大謬。吳氏據歷家歲差法。以爲漢去堯時二千餘年。此時仲秋杓當指申。衡應指孟冬。此說亦未盡然。蓋今時仲秋杓猶指酉也。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壻。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此賢者不見用於世。而託言女子之嫁不及時也。吳氏曰。孤生竹。喻己。泰山。喻夫。結根。喻託身。但夫婦之會有宜。猶兔絲之生有時。弗可苟也。故又以兔絲爲喻。軒車。逆女之車也。來遲者。以結婚之遠在千里外也。思君云云。是倒句。軒車來遲。故思君致老耳。車固未嘗老。思君致然。卽詩所謂維憂用老也。傷彼四句。從老字來。含英揚光。多少自負。誠欲及時見采。不甘與秋草同萎。君亮句。指軒車來遲。爲所思之人占地步。政自占地步。言君之來遲。信執高節矣。我亦何爲而不執高節哉。○此詩平平敍去。起過時一句。卻是一篇之主。以上十二句。皆此句緣起。結句深一步。以自重其品。生有時。時字。卽標有梅迨其吉。吉字。過時時字。卽迨其今。今字。賤妾亦何爲。則視迨其謂之高一籌矣。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此亦臣不得於君。而託興於奇樹也。其託興於樹。不以衰爲感。而感於盛。有二義。夫人自少小以至強壯。強壯不過二十年。則日衰矣。樹之由萌蘖。以至榮盛。榮盛不過百日。則日衰矣。則其盛也。不誠可惜哉。此詩人所以託興也。有志之士。斷不肯閒玩廢日。董子所以不窺園也。故平時不爲時物所觸。感亦無自而生。一旦見樹之當時芳茂。安得不感己之當時偃蹇。此又詩人之所以託興也。樹曰奇。則非凡卉矣。曰庭中有。則非野植矣。葉發華滋。培之厚也。攀條而折榮。取其精也。遺所思。欲獻於君也。馨香盈

懷袖餘馥被物也。莫致之深自惜也。寫得極鄭重。先自貴其物如此。卻以何足貴一語故抑之。以振出末句。見所感之深。經時二字。有深意。歲有四時。時有三月。經時則歷三月矣。古之人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能無感乎。此物。卽其榮。言榮者。誇之以自珍。言物者。卑之以尊君。曰感不曰傷者。傷必因乎衰。衰則過時矣。不復可爲矣。故可傷感。乃因乎盛。盛而不見用。尙可冀其用。故曰感。○通篇只就奇樹一意寫到底。中間卻具千迴百折。更妙在由樹而條。而榮。而馨香。層層寫來。以見美盛。而以一語反振出感。別便住。不更贅一語。正如山之蜿蜒迤邐而來。至江以峭壁截住。格局筆力。千古無兩。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吳氏曰。此蓋臣不得於君之詩。特借織女爲寓。通篇不涉渡河一字。只依毛詩從織上翻出意來。是他占地步高。後來作家彙千。皆邱垤耳。迢迢。君門遼遠也。皎皎。貞士潔白也。纖乃女子正業。故以爲喻。纖纖二句。手不離機杼。所守之貞也。終日二句。所守者苦節之貞也。河漢二句。可渡而終不渡。所守之貞且堅也。相去無幾。只爭一水。身不得往。語或可聞。然終不肯遙訴一語。所守之貞之苦。并不求其知也。詩中自首至尾。亦不及秋夕一字。終年如此。終月如此。終日如此。所守之貞之苦。終古如此也。○欲寫織女之繫情於牽牛。卻先用迢迢二字。將牽牛推遠。以下方就織女寫出許多情致。句句寫織女。句句歸到牽牛。以見其迢迢皎皎句。與首句是對起。故下雖就織女以寫牽牛之迢迢。卻句句仍只寫織女。

之皎皎。蓋皎皎光輝潔白之貌。今機杼之勤。所守之貞。不背渡河。并不肯告語。皆織女之皎皎也。兩兩關寫。無一筆牽纏格礙。豈非千古絕筆。又上旣云迢迢。下復曰相去復幾許。見得近在咫尺。似悖矣。不知神妙正在此悖也。蓋從乎情之不得通而言。則見爲迢迢。從乎地之相阻而言。則仍幾許。故下一復字。若謂雖曰迢迢。亦復不遠。愈說得近。則情愈切。情愈切。則境愈覺遠矣。真善於寫遠也。更妙在以盈盈二句承結。遂將迢迢幾許。兩相融貫。謂爲迢迢。則又復幾許。謂之相去只此幾許。則又限於盈盈而不得語。旣限於盈盈而不得語。則雖幾許之相去。已不啻千里萬里矣。可不謂之迢迢乎。人但知盈盈二句承河漢清淺來。不知其雙貫迢迢幾許兩語也。真奇妙莫測。○青青章雙疊字六句連用在前。此章雙疊字亦六句。卻截二句在結處。遂彼此各成一奇局。吳氏曰。此與青青章俱有纖纖素手字。彼用一出字。的是賣弄春葱。爲倡女之態。此用一擢字。的是擲梭情景。爲貞女之事。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得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此因不得志於時而思立名於後也。古人作詩起句從無泛設之理。讀者往往忽略。所以不得全篇神理。如此詩起用迴車二字。用意極深遠。夫人幼而學之。孰不欲壯而行之。迨轍環幾徧。終不得遇。而逝者催老。安得不更而爲迴車之思乎。此孔子所以有歸歟之歎也。得此意以讀是詩。則全篇神理得矣。迴車所見。不將秋景點綴。以致傷遲暮之情。偏就艷陽之春寫者何。正要在春風上逼出無故物來。去

年之百草不知何去。今東風所搖而新者。又是一番萌蘖。所謂不覩舊耆老。但見新少年也。則我老之速可知已。然以盛衰之常理推之。彼我固各有其時。亦何足苦。所苦者。從前歲月。徒消鹿鹿。而立身不早耳。今既老矣。而壽考又不可必。將隨物化。可弗寶此榮名乎。此所以亟亟迴車也。言外有不得見之事實。則當修之以名於後世意。其不說出者。古人之謙也。聖如孔子。亦只說得小子之不知所以裁。未嘗明言我將裁之。以傳道於來也。此意是朱子補出。○凡人衰老之感。都就秋物憔悴起興。此獨從三春榮盛寫妙極矣。蓋秋物雖一日憔悴。一日然畢竟猶有憔悴之骨子在。一經春風。則憔悴者悉化。又換一番新物矣。則吾身之如贅可知。傷何如哉。此卽上章就近處寫遠意。奇樹篇之感盛亦此意。可識古人用筆。冒過數層處。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淒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亦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此蓋傷歲月促迫。而欲放情娛樂也。然以思結之。亦可謂發乎情。止乎義矣。東城二句。就其地以起興。迴風四句。言時光易逝。因慨古之懷苦心者。則有若晨風之詩。傷局促者。則有若蟋蟀之詩。凡此皆自爲拘束。曷若放情志。以蕩滌其懷傷乎。其放情志而不自拘束。奈何。莫若艷色新聲矣。燕趙之地。多佳人。其尤者。則有玉顏。且盛服當戶而理曲。其么絃促柱之悲音。一何動聽也。既目其如玉之顏。復耳其

，最悲之曲。而情爲之馳矣。巾冠也。巾帶冠纓也。凡人心慕其人，而欲動其人之親愛於我，必先自正其儀容，馳情整巾帶者，致我之敬，以希感動佳人也。正馳情之極也。沉吟、心口爲之自忖、自語、躑躑、身足爲之且前且卻。此是理欲交戰情形，以起下思爲云云一結。旣而終以爲不可，因思身不得巢君之屋，惟燕得以巢之，遂思爲飛燕也。此篇張氏以爲燕趙以下，另是一首，且以重用促字韻爲據。細玩詞意，亦是但從前都作一首。陸平原擬古，亦作一首，擬仍其舊可也。然必如是解，方不牽強。卽作兩首，卽如是解，亦可。○古人詩句句相生。如此詩起云東城高且長，下就長字接逶迤相屬句，以足長字之勢，就逶迤字生出迴風動地句，就地字生出秋草句，就秋草字生出四時變化句，就時變字生出歲暮速句，就速字生出懷傷二句，就懷傷二字生出放情二句，就放情不拘，生出下半首，真一氣相承不斷，安得不移人之情。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此達人自言其所得也。陰陽、氣也。浩浩、無窮盡也。移字妙甚。自古及今，生生死死，更迭相送，都在一移字中。卽爲聖爲賢，亦莫能度此。若因莫能度而求神仙之術，則又謬矣。仙可求乎？求之未有不爲藥所誤，而速其死也。然則如之何而可？莫若現前者足以樂矣。唐風云：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

是愉。又曰：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依此而言，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之爲得也。○吳氏曰：上東門、長安東門名。郭北、西都之北郭，非東都之北邙也。首八句直序下浩浩以下，卻用論宗語，猶元人歎燭髀雜戲，先取一副燭髀傀儡置場上，然後假借莊生勸世之言，此格甚好。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邱與墳。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煞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王氏謂此客異鄉，因見古墓而思里閭也。吳氏以爲思字屬死者解，細玩詩意，兩說俱可。依吳氏說，言天地之化，無一息之停，無非是去者來者兩物而已。去日以疎，來日以親，蓋言日親者非眞親也，是日疎之因也。親者非親，疎者眞疎，其何以堪？出郭二句，申上日親而日親者如是，古墓二句，申上日疎而日疎者如彼，更何以堪？而況目前之白楊悲風蕭蕭，愁何如耶？結二句，因代死者作慘語以自傷。言觀此景狀，死卽有知，而興思故里，然後覓道而歸，則幽明相隔，茫茫無路，將何因也？則人生之可傷何如耶？若依王氏說，上八句解同，結二句，言當此時安得不深首邱之思，無如欲歸而道無因也。道無因，道字當作引導解，歸有資斧，則因資斧爲道，或歸有附託，則因附託爲道，兩者俱無，所以久淹也。若作道路解，則東西南北，犁然在目，何謂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此教人及時爲樂也。吳氏曰：通篇以時字爲主。生年不滿百，人皆知之。常懷千歲憂者，爲子孫作馬牛耳。愚謂此二句大概言常人之情如此。晝短四句，則作者之自得也。人生時日，晝夜各半，卽日日爲樂，只得一半。何不繼之以夜，以紓我之生年乎？且在百年之內，又不知七十六十，可不及現在之時行樂，而欲待不可必之來茲乎？因思懷千歲憂者，眞愚者也。愚者只愛惜費，愛惜費，憂之效也。後世雖泛指而子孫亦在其中。祖父懷憂惜費，以遺子孫，而子孫恣慾揮霍，不惟旁人嗤其愚，卽子孫之揮霍，亦是嗤其徒自苦耳。此二句緊頂千歲憂句講。結引王子喬而歎美之一，以喚醒懷憂者；一以自賢其所得也。○仙人二字，從愚者楔出。旣出仙人，便指王子喬以實之。否則王子喬三字突矣。

凜凜歲云暮，螻蛄多鳴悲。涼風率以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唯古懽，枉駕惠前綏。願得長巧笑，攜手同車歸。旣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眄睠以適意，引領遙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霑雙扉。

吳氏曰：首四句俱是敍時。凜凜句直敍，螻蛄句物，涼風句景，遊子句事。錦衾句引古以起下，言洛浦二女與交甫素昧平生者也。尙有錦衾之遺，何與我同袍者？反違我而去也。此解遊子三句極得旨。同袍雖違我，我則深思而不能置也。獨宿已難堪矣，況長夜乎？況累長夜乎？於是情念極而憑諸夢想，以見其容輝。夢字下粘一想字，極致其深情也。又含下恍惚無聊一段光景。良人四句，敍夢之得通而感其惠顧，更願其長顧不變而同歸也。曰唯古懽，言其原非今之輕浮可比。所謂極致其深情也。旣來二句，